

迟来的盛夏

□苏枕书

嘉庐君：  
见信好。昨日见到你新书封面，甚觉心喜。我也爱那蓝地洒金笺纸纹样，璀璨如星海。既有这样的素材，其余细节便不用太担心。封面设计，最重要的是这点眼缘，主调既定，其他便是见仁见智。什么时候可以请你为我的书设计封面呢？《春山好》如今就是因封面而迁延难定。此刻又在去往大阪的途中，据说今天入伏，天突然转晴，结束了连日暴雨，梅天大概要过去了。山里从上午开始，便有蝉嘶；到黄昏则是嘒嘒蛸鸣，极令人惆怅。蛸在日文中小叫作“日暮”，最引人愁绪。在蛸鸣中难以呼吸时，就觉出乌鸦的好处：此地乌鸦健硕昂然，叫声洪亮，又各有性格，因而非常热闹，足可冲散心头的凄清与萧索。

昨日新闻说，大阪新增61例新冠病毒感染者，传说中的第二波流行已经开始。不过紧急事态宣言应该不会再有，政府相关人士表示，紧急事态宣言是宝剑，只能拔一次，之后就不管用了。这确是实情。政府既无力采取什么强制措施，也没有能力提高检测速度，便只能这样勉强下去，人们早晚会习惯那些起伏的数字。经历了二月以来的种种骚动，我已很平静。我无疑也在经历人生的新转折，但现在半停滞的生活给我一点喘息，可以迟一些再作决断。该往何处去？就算熟悉历史，也不知答案，只能在文学与宗教里寻找寄托。

还记得之前在信里跟你提过，在电车里难舍难分的小朋友们吗？今天又遇到了他们，看来我出勤的时间与他们下学的时间重合。有两个小男孩尤其快活，在车厢里来回奔跑，那小女孩则很文静，端坐看一册《小学一年级的书》。她终于忍不住对其中一个小男孩说：“山田君，你坐下。”那似乎是她最要好的朋友，山田君起先说：“不想坐！”又跟

小伙伴疯跑一阵。小女孩叹口气，老成地拍拍身边的座位：“坐下来。”山田君想了想，就坐了下去。“不要在电车里跑来跑去呀。”小女孩劝诫。山田君不吭声，另外一位小男孩有些讪讪，独自玩闹一会，也坐了下来。真是可爱极了，我躲在口罩背后忍不住莞尔。

续写此信，已是在上完课的途中。今天是上学期最后一节课，也是考试的日子。出题需要艺术，不能太难，也不能太简单。考试刚开始十五分钟，教室里就睡倒了一大半，我心里也疑惑，果真这么简单吗？刚刚全部批改完，大松一口气：没有出现全员满分的情形，也没有人不及格。

忽而想起，今天原是祇园祭最热闹的宵山，取消这样的大节，历史上也是少有。街中仍流淌着龙笛的乐曲，梦一般，这样的生活究竟要延续到何时？日本有一个词，“新冠之祸”（コロナ禍），与“震灾”构词法相仿，读音也很顺口，颇能反映日本人对这场瘟疫的心态。此前SARS或H1N1流行时，均未上升至“灾祸”级别。

打车回家的途中，司机也与我感慨，今年三大祭都取消了，真难想象。“我长这么大，之前祇园祭就中止过一次吧，大概是我小学的时候。”司机年事已高，他读小学应该是五六十年前的事。后来查到，应该是1962年修阪急线铁道时中止了山车巡行。不过在明治年间，也曾有三年因霍乱流行而取消祇园祭。事实上，祇园祭变成现在这样盛大的规模，也是战后旅游业大为发展之后的事。无论如何，今年注定是特别的一年，有太多“前所未有”的事值得记录。夜已深，暂写到此处。不知是否是错觉——今年的台风好像来得格外迟。

松如  
蒲月廿七

淡淡香

□朱朱

在悉尼街头问路，一个穿风衣的金发姐很认真地听我们说蹩脚的英文，思考了半天，而后转身边说边比画。我一边点头一边忘记了她说的第几个 traffic light，到底是 left 还是 right。跟她微笑道谢完了以后同伴问我该怎么走，我摇摇头，不是听不懂，而是被她浓郁的香水味包围得太结实，七窍有五窍防御性关闭，一时没缓过神来。外国人把喷香水当成一种习惯，可我不习惯，所以，每回金发碧眼的人从身边走过，感觉都像是朱德庸漫画里那种植物云雾缭绕看不清面孔的人。

后来看到这样一则关于香味的故事，相传万历年间，有个收藏家叫项元汴，一般人都会认为收藏的人是个极端无趣的人，但几百年来还是有些他的故事流传了下来。据说他年轻时常去南京，喜欢上秦淮河上的一个漂亮歌妓，回到嘉兴后时常想起她，后来花大价钱买了块沉香木打造了一张干工床送了去。哪知那歌妓早已经忘了他，最后看在他的重礼上才重新梳妆接待了他。项元汴一怒之下火烧干工床，满街满巷都是异香，那条街被好事者叫作了沉香街。

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忽然感觉到，香味是外饰的一部分，是人吃饱穿暖之后更高层次的需求。比如那个项元汴，就是吃得太饱也太有钱了，他想用沉香木去打动歌妓，最后焚烧沉香，也是一种浓重的宣泄，只不过，前者用香味意图打动歌妓，后者走向了反面，满街的香气变成了一种羞辱。

人类最早的香水是埃及人发明的可菲神香，当时并未发明精炼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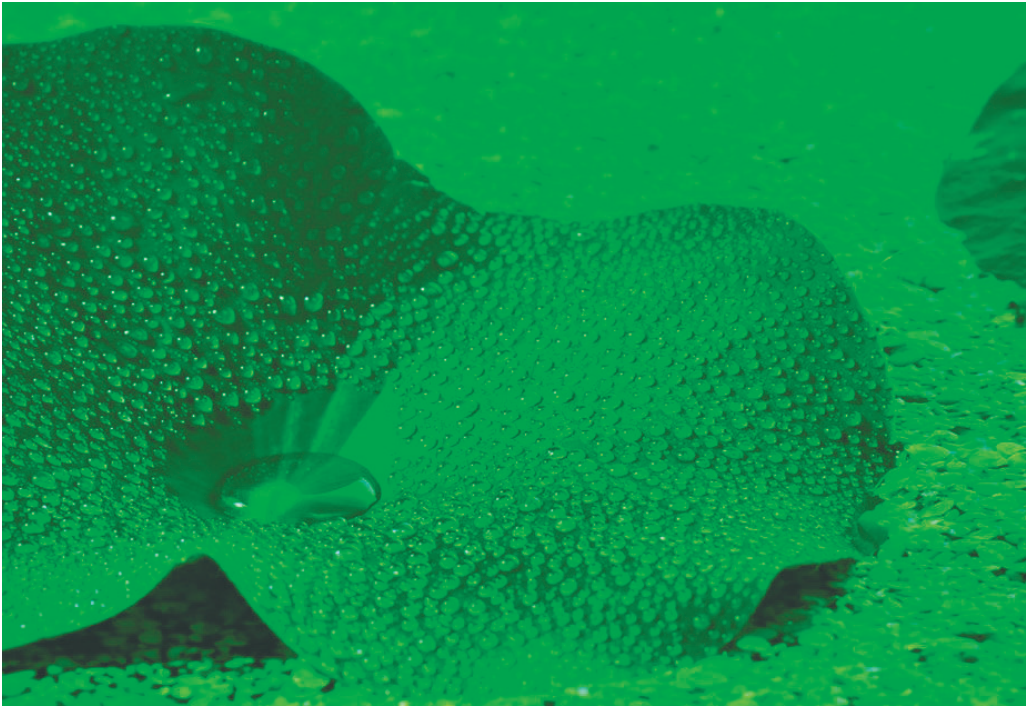
纯度酒精的方法，所以这种香水应称为香油。古波斯香水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，在皇宫里，最香的必定是皇上。所有自然而美好的东西演变为大批量的复制，往往会带来偏离初衷的效应。到了法国十九世纪下半叶，挥发性溶剂代替了早期的蒸馏法，香水不再局限于天然香精，人工合成的香料让香水工业迅速得到发展。因为太多，香气就失去了令人向往的神秘。有部叫《香水》的电影，那个孤僻的私生子对于香的执着与天分让人恐惧，香味从原来圣洁的神坛慢慢被牵引得很远，被利用，被篡改，变得面目狰狞。

因为走出去的机会不多，我骨子里仍是个乡镇人。还是最喜欢自然的香气，比如栀子的青涩香、月季的富贵浓香、桂花的甜香。还有些香，是闻不到的，比如高高的广玉兰，肉肉的花瓣看着就雅致，想着一定有香，只是够不到罢了。如果没到季节，那我情愿去等。田子坊有几家卖香水的店，香水的名字都很奇怪，“海洋”“空白”“青春”“雨季”，刚入鼻时确实不一样，和果园或是生活里的场景有一定的联结，可闻得多了，每一种都有混合其中看上去不为人知的味道，是那种放久了的炒花生油的味道。瞬间就觉得没意思了。

不喜欢那些明明是叫着花朵名字的，但喷出来就有先声夺人的气势的香。像理发店里的推销，没有距离感的寒暄太多让人心烦。也可能是有些老了，对所有浓烈的都有些畏惧，包括爱情。还是淡淡的令人清醒，只有清醒的时候，那些香味才有意义，否则就是一种打扰。

京都通信

心窗片羽



雨荷 王尚

鸟中歌王——画眉

□达少华

画眉是驰名中外的名贵笼鸟，其鸣声流利婉转，高亢悦耳。“此曲只应天上有，人间能得几回闻？”北宋欧阳修的名篇《画眉鸟》更是大家耳熟能详的：“百转千声随意移，山花红紫树高低。始知锁向金笼听，不及林间自在啼。”

画眉鸟名称的来源，古代有一个美丽的传说。春秋战国时吴国灭亡后，范蠡与西施为躲避越王勾践的伤害，化名隐居在德清县蠡山脚下的一座石桥附近。西施每天的清晨和傍晚都来到石桥上，在清溪水的映照下用黛笔画眉，把两条眉毛画得更为好看。有一群黄褐色的小鸟飞过石桥，看见西施在画眉毛，越画越好看。这群小鸟高兴得不由自主地鸣唱起来，边唱边用鸟喙互相啄画对方的眉毛。范蠡见西施画眉时总有一群小鸟陪伴着，就寻问这群小鸟的名字。西施说：“不知道啊，我画眉，他们也画眉，就叫作画眉吧。”于是，这些黄褐色的小鸟就被称为画眉了。

画眉，属雀形目鹟科画眉亚科。其外形虽称不上艳丽，却也端庄漂亮，体色和谐，大小适中。体长22~26厘米，雄略大于雌。雌雄同色，上体为橄榄褐，腰以下棕褐色。尾羽暗棕褐色，具有一系列不太明显的黑褐色横斑。画眉最明显的特征是白色的眼圈，由眼的上缘向后延伸至颈侧，非常鲜明，画眉的名称亦由此而来。虽说是雌雄同色，却也有些微的区别：背部及前胸的黑色花

纹，清晰者为雄，模糊者为雌。当然这是相比较而言的，需要丰富的实践经验才能准确鉴别。

画眉的另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善于鸣唱，堪称鸣禽之王、鸟类中的歌星、歌星中的王者！尤其是雄鸟。因此，笼养时一般只养雄不养雌。雌鸟的鸣声单调，不太好听。我年轻上学时曾到安徽黄山山区进行过野外实习，那是六七月间，正是鸟类活动最为旺盛的季节。每天的清晨和傍晚，在我住处的周围树丛里，画眉的鸣声此起彼伏，不绝于耳！音色悦耳，美不胜收，似乎天下所有的画眉都集中在这里了。这是大自然的恩赐，至今音犹在耳，尤为未忘。如今，我住在市区北园新村，这里半村半郭，林木扶苏，竹叶青青，绿叶红花，郁郁葱葱。时常可以听到画眉悦耳的歌声，也时常勾起我年轻求学时美好的回忆。

画眉喜欢单独生活，偶尔结成小群。雄鸟性好斗，常占领一定的区域，不让其他同类进入，生物学上称为“占区行为”，一旦有其他雄鸟飞过，即可发生激烈的争斗。人们利用画眉的这一特性将其驯养成“斗鸟”，供爱好者观赏玩乐。

我国饲养画眉的历史悠久，有一部《画眉笔谈》的专著，作者为陈均，总结了不少驯养的经验。例如，根据不同的年龄段将画眉的驯养分为四个阶段：刚孵化出来的幼雏称为“窝雏”，羽毛长齐后的幼鸟称为“软毛”，第二年换羽后称为“齐毛”，两岁以后

参观尤无曲艺术馆

□吴近

昨天，我随妈妈及外公，一同参观了尤无曲艺术馆。这个展馆有三个展示空间，一楼在举办名人书札展，二楼有尤无曲老爷爷的生平简介及部分绘画作品。二楼展厅外有个大露台，听妈妈说，老南通人的院子就是这样，里面陈列有尤老爷爷生前培育的花木盆景。尤老爷爷的盆景艺术，也很有名，被称为“南通曲园盆景”。这个院子是艺术馆最大的展示空间，听外公介绍，许多在海内外工作的南通人，回来都会到这里看看，缅怀旧时光，这里是许多南通人的乡愁。

尤无曲老爷爷画了一辈子画，在人才辈出的20世纪40年代，就很有名，后来回到南通，又埋头画画半个世纪。90岁后，艺惊坛，被称为中国山水画的最后守护者。尤老爷爷一生都在努力地传承和弘扬中国画。艺术馆里挂着多幅气势磅礴的山水画，这些画意境宏阔，我站在画前，仿佛就置身于丛山峻岭，宁静清新的气息扑面而来。楼梯口有幅尤老爷爷微笑的相片，看着相片，我仿佛看到他正在雪白的宣纸上，用画笔水墨相融地将壮美的河山收入画中。

的成鸟称为“老毛”。一般要驯养两三年才能“开叫”。

画眉性机敏，胆怯，好隐匿。我在安徽黄山实习时，每天清晨起来观察，经常是只闻其声，不见其形，足见其隐藏得很好。它们的体色与周围的土色以及树干树枝的颜色相近，也是它们善于隐藏的外在条件。根据这个特点，画眉笼外要加罩笼衣，使画眉不受外界的侵扰，保持安宁的小环境。到公园后打开笼衣，让它和其他画眉竞相争鸣，提高鸣唱的能力。

画眉的繁殖期为3~7月，每年两窝，每窝产卵3~5枚，通常4枚。卵淡蓝绿色，光滑无斑，重6.5~7克。巢呈浅杯状，结构比较松散。巢的外径9~16厘米，内径8~9厘米。画眉以有害昆虫为主食，对人类是有益的。这些昆虫主要如金龟甲、蝗虫、螻蛄、松毛虫、蛴螬等。画眉的第一窝幼雏初夏出巢，称为“春鸟”，一般个大健壮，先天较优。第二窝称为“秋鸟”，一般体小而弱。选购笼鸟画眉时，应尽量选择“上品”摒弃“下品”，行家有个上品的口诀：“身似葫芦尾似琴，颈如削竹嘴如钉，再添一对牛筋脚，一笼殆尽九笼赢。”笼养画眉的食物主要是蛋米、瘦肉和昆虫。

画眉和乌鸫一样，也有“效鸣”的本能，只不过它自己的鸣唱更好听，“效鸣”的本领到不那么突出了。

画眉主要分布在中国，可以说是我国的特产鸟类。更被誉为“世界眉鸟之王”，也被称为中国的“鸟中歌王”。当然也是江苏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。前些年，民间大量捕捉画眉出口牟利，这是不允许的，可以说是违法行为，应予制止。

走马天下

馆长尤灿告诉我们，尤老爷爷七十七岁后三上黄山，看云雾变幻，领悟了水墨相融的画法，并总结出“笔墨水融”的理论，来表现山水画云雾缭绕、山色空蒙的新境界。

尤无曲爷爷活了97岁，从事绘画艺术92年。他不为名不为利，为中国画的发展呕心沥血，将中国山水画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。这种坚持不懈的人格魅力值得我们学习。

7月13日，书札展览开幕。来的人很多，都是南通的文人和书画家。他们参观后举行了座谈，缅怀尤老爷爷的艺术成就。这是意义重大的一天，我要把它永远记在心里。